



旅軒集

^ 16  
2367  
6

共十三



和 18  
2867  
7-6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八

跋

五先生禮說跋二

人有五常之性禮次於仁在天為亨之道者也皋陶陳謨以庸禮繼惇典曰天叙禮曰天秩謂其理本乎天也而惇天叙之典者要在於庸天秩之禮也其儀章度數至周而明且備焉孔子設教終以約禮為仁則曰復禮進德則曰立禮然則吾人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其軌範都在於禮矣人不可一日離其禮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其禮所謂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豈非確論哉故教莫先於禮教學莫切於禮學自昔聖人之重禮也其以



是哉嗚呼禮籍之已久矣穿鑿之論作矣人莫的可立之位世莫與可範之化其在處常尚多遠則况於隨處之應能得其中乎人紀之不立禮俗之不見固其宜矣不有有宋五先生迭出而講明之相繼而發揮之殆無所遺漏焉則後之人何得以究聖人制禮之本義而臨時應事處者豈有以知權度折衷之定論哉寒岡先生晚出吾東留心禮學積有年紀始遂聚類從而為一帙目之曰五先生禮說蓋自是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互備相翼融貫會通而眩者明疑者定爭者熄矣其有功於斯文豈可以尋常道哉第念智者之過於知賢者之過於行則或以此禮為繁縟而是忽焉愚不肖之不及者則常以此禮為高古而莫

之尚焉為吾徒者能不為二病之所崇則當知五先生指掌之賜吾寒岡會集之功焉而是書必見重於百世也但不能無小恨者先生未疾既痼有未得重加手校益致其精盡焉爾然而覽者推類以通之又取其本書而參究之則皆可以得之矣先生門人李斯文潤兩作宰湖州乃請于方伯徧告于同志諸守用辦刊布之路仍致書于顯光俾錄其顛末故義不敢辭藁以稟焉 崇禎二年己巳仲夏生明後學玉山張顯光謹跋

景賢錄跋

先賢之於道德夫既自盡自得焉則其所言之嘉言所行之懿行雖不能傳於後其於自盡之道自得之德有何損

焉哉然而後人之於先賢聞其名而尊慕之者莫非秉彝  
好德之良心也而其或不獲聞其嘉言懿行之一二則又  
何以審知其當時自盡自得之實而能有以致尊慕之誠  
哉此自古君子人之於先賢先正之言行必欲詳錄而備  
記之用資後學之心目者此也嗚呼一蠹鄭先生即我東  
方之先賢也既並列於四賢祀諸文廟之庶則國論已定  
矣第以先生遭不幸於其終也家籍并為之莫傳矣則豈  
但先生之不幸哉亦後學之皆不幸也近有寒岡先生甚  
惜其言之無傳遂收拾於亡失之餘成此一冊亦可以  
起後人之追想矣咸郡乃先生鄉也曾為先生創書院而  
祀之矣郡儒既刊是冊索跋於余余以為先生德業不惟  
而宗尚之哉

冶隱先生文集跋

昔韓文公退之頌伯夷曰昭乎日月不足為明率乎泰山  
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夫明莫明於日月高莫高  
於泰山容莫容於天地也而人之清聖有伯夷焉則日月  
之明泰山之高天地之容皆歸為不足是伯夷之義明於  
日月伯夷之節高於泰山伯夷之道為天地所不能容得  
者爾若非特立獨行能當是言耶非山斗筆力能形容至  
此耶故後人觀其文者自不暇於贊嘆亦自以為過論矣

然則論吾東節義者乃以治隱先生為東方之伯夷惟知伯夷者可以知先生矣于今日月之明如古也泰山之高如古也天地之容如古也愚夫愚婦皆得以仰之仰之者有以想夫其所不足為明不足為高不足為容之氣象則伯夷之所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之旨仍可得而認之矣蓋先生之義即伯夷之義也先生之節即伯夷之節也謂之東方之伯夷不為可乎聞中夏之慕節義者刻砥柱中流四大字於夷齊廟之下抗流之石而又吾東之慕節義者墓其四字立碣刻揭于先生墓下洛江之岸則誠以立天下之大闕存萬世之綱常者中夏而伯夷我東而先生也誠以秉彝之天亦與天地日月泰山同其不墜而無

古今無夷夏好德之心不能為之熄滅者也嗚呼世既曠矣其儀範光輝雖莫得以邇接幸其遺文餘語有或傳於世者則其所以誦詠而感發焉者又可已耶先生之製述多寡今不可知而久遠散失之餘得傳者無幾九詩文若干篇與行狀及前後諸人贊詠合為一冊者曾已印行而此於兵火之日並失焉今者先生六代孫興先宗先等求得其一件於僅存者謀復刊布冀永其傳又以 列聖賜祭之文及金烏吳山兩書院創設事證俱載於中下兩篇錄訖遂欲略叙其重刊之意置諸卷末噫先生之高義大節有諸人之詞褒在卷中足以傳焉就誦昌黎頌伯夷之言而申之抑有重感歎者吾儕所宜致思焉竊讀狀行之

文先生忠義實本於孝友之道古今孰有無孝友於家而能忠義於國者乎伯夷亦嘗守父命於孤竹者也吾黨或遇先生之所遇於一家其果能一如先生之自盡者乎讀其書誦其詩慕其節義而若不能各反吾身而感奮焉雖讀誦何益哉又豈列行是冊者之望哉 萬曆乙卯五月丙午玉山張顯光誌

太極論辨書跋

夫明道衛道皆自任斯道者之責也余以為明道之功固大矣而衛道之功亦與之並焉不有以明之道斯晦矣必領明之然後其為教也如日星之在天然人得見而由之則明道之功為大也如何然而其間或執左見以撓之使

的然之旨不易之言有所不章而惹起後學之惑則斯道其亦為之晦矣於是乎有能辨而明之闢而廓之使左論不得行者其衛道之功不亦大乎若濂溪周子無極二字其所以發明太極之妙者其旨果的矣其功果極矣其明道之功實繼乎四聖者也而敢憑管見訛病無極者前則有陸氏於中國自坐錯認妄說太極者後則有曹氏於我東不有朱夫子析之於陸不有晦齋公辨之於曹則無極太極之理似復晦於兩說而孔子周子之旨或曰之而不明矣然則其為衛道之功為如何哉今者并前後辨論之書合之為一冊使斯文之士參考上下之篇知晦齋之學得於晦庵故其所以衛斯道者亦與之符焉其事豈不韙

哉

李先生論辨之書先生之孫浚嘗自精寫一冊奉持往  
進于退溪先生之門以呈質焉則先生遂手閱奉讀之  
際不覺歛衽而致敬曰不料先生之學其造詣至此也  
反覆贊歎不已蓋退溪先生之於晦齋之學所以得其  
實者蓋於此乎益深也哉浚後又將曲折奉陳于寒岡  
鄭先生則先生語浚曰朱夫子亦以此無極太極之說  
有與陸象山論辨者凡若干篇若以兩先生前後論辨  
分為上下合作一帙而刊傳不為大關於斯道乎浚承  
命請遂之因請朱書并謄之更擬臨刊又請序跋于寒  
岡先生而先生遽下世焉今乃屬余而懇之者既屢且

堅余固知不可措淺詞於前後諸先生扶道明教之書  
末而亦有所自難於固辭者敢贅荒語而仍又錄其首  
末焉

書東岡先生行狀後

右寒岡鄭先生狀東岡先生金公之行而未卒業者也夫  
既有公之德業則固不可無其行狀也而知公未有如鄭  
先生故公之嗣子孝可就以請焉則鄭先生便為之諾曰  
嗚呼狀公之行我其辭乎於是遂述其世係鄉里始終歲  
月成才發身立朝言論仕止進退之大槩矣而藁未及脫  
鄭先生晚疾已作竟未免為未成之書焉豈不為永恨乎  
哉及今孝可以顯光亦嘗獲知于公亦知鄭先生之於公

其契合之深相與之重有不尋常者焉故責令追補其狀  
未以足其未畢之說也嗟呼以寒岡先生之筆狀東岡先  
生之行而傳示永世者是何等事也而顯光故容筆於其  
文之續乎且諦觀其既述之文則公之實跡首末已備矣  
惟其所未盡者特是申著其懿德更發其餘蘊耳然則後  
之知德者考觀是文亦足以知公之行業矣於此固不必  
補之以他手綴之以膚淺之荒詞也第竊以為此文乃鄭  
先生所未脫藁者則亦不可無其說以致其恨焉抑且鄭  
先生曾有文以祭公者見其文亦可以知鄭先生所以悅  
服稱道之盛矣雖於此狀有所未盡其說而唯其贊揚發  
揮之旨則即其所祭之文而可認之矣其文有曰天資超

邁氣宇溫粹水月襟懷冰霜風致和而能剛寔天全昇是  
則言其稟受之秀也有曰夙承家學知所用志旋登有道  
提掖是被景慕退陶常切欽跂伊閩正脉不出敬義熟復  
朱書不離造次是則言其學文淵源也有曰既登科第退  
而自闕泉石丘林惟意所恣世路紛華浮雲弊屣則言其  
素志之定也有曰恬靖清跡不為物漬自少至老未見憤  
恚書冊之外一無所嗜則言其素養之貞也其曰臨事慷  
慨無所顧忌懇懇謨猷堂堂論議誠忠鯁亮追配陸贄者  
言其事君之義也其曰尤嚴忠佞亦謹義利善類所慰邪  
黨所揣者言其立朝之正也其曰憂國雖切宦情如寄每  
官輒辭難進如避則恬退之勇也其曰儵然一屋脫灑外



累其於世事澹若無意則素履之安也其曰平生直道乃反為餌千里關塞三歲湘纍憂時戀主幾灑清淚遠追日馭親奉六轡義不辭難間關顛躓則謂其夷險一節也其曰上劄昭寃追斥姦偽理直心公平若稱錘葦撲清霜聞者膽慄士氣以壯史冊增賁則謂其好惡之正也其曰寓懷園圃花藥雜蒔豈為消夏為此局戲者韜晦之迹也其曰節續綱目闡幽揚遠將裨世教辭嚴義備者真儒之業也其曰公之晚歲人益恣睢或相嘲訶或肆謔甚公何心哉任彼佞媚則謂其確守靡撓也其曰惟有清議向公不置望公再起卒究所施恢張公論斯民是庇則謂其物論見重也其曰天道如何一疾為崇惟此一老曾不憚遺士

勸靡依邦增珍瘁則痛其位壽之不滿也舉此文而領會之公之德行事業庶幾乎盡之矣設令畢其述於所狀其大畧豈有出於此文之所道哉然則恨狀文之未備者蓋究此文之全篇而並觀之我顯光之於公果亦曾有所觀感者矣在今追想其粹容溫貌清範坦懷則誠豈非間世挺拔之人英也哉豈非超塵出俗之氣槩也哉豈非沉潛涵養得力深多之儀觀也哉和易之中自有果確之守恬靖之中亦有規範之定精彩秀發表裏洞徹者莫非天真之呈露德性之自然也不惟同心同德者愛之重之至雖武夫俗類望之即之未敢不以為君子人也蓋公其質義其學明其心公其道正故實於中而形於外者自如是也

今其奏議疏劄之見存者纔十之三四而取而讀之亦可以想得其機軸之正且大矣其於謙已之德若虛若無一向退屈矣而至其望於君而引之者則必以堯舜之道焉其於居家之計任拙隨分無少經營矣而至其事於國而任之者則必以唐虞之業焉不屑屑於小節而凜凜乎大義之立故義之所在雖雷霆在上責育肆力而其守也莫之奪矣不規規於細行而斷斷乎大猷之正故猷有可決雖刀鉅在前儀秦騁辯而其執也莫之撓矣所陳者善所責者難知無不言懷無不達者愛君之忠也有闕必補有遺必拾即微先防見漸思社者憂國之誠也論學則必眷眷於聖賢之心法未嘗區區於俗儒之章句論事則本示

無舉綱條悉備不為無益不切之談論人則善善惡惡乃其綱領也而不以所長之多掩其所短不以所短之多廢其所長每於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之言未嘗不反覆焉權衡既平而物自輕重水鑑無情而人自妍媸析義理於毫釐之間不以衆是衆非而雷同焉察危亂於幾微之際不以未形未發而弛戒焉其論議詞說之出於胸中皆平正而懇切明暢而宏深信乎有德者之言也然其愛君之忠雖至而義有未安則奉身而退幾乎不疑終日者矣憂國之誠雖深而時有不可則歸園之樂其亦若將終身者焉觀其退散之日從容言籍恣意林泉者蕭然作一野人耳未見其有青紫趨也此固人品之高志尚之雅非偽

貌飾情者之所可同日語也唯其真事業之辨又全在於  
續綱目之作則子朱子所以繼素王之業立萬世之經者  
公有以得其權衡矣又就朱子綱目之全書遂節取其要  
以便於觀閱而書未及成遽爾易篋竟又並其所藁而不  
保於意外之災惜哉幸其奏議疏劄若干卷及續綱目一  
帙猶存焉若不復墜失而或得以刊行則公之志可以著  
於後世而其有裨於世道亦豈小哉夫其所傳之學得於  
家庭者既為之本領則其孝悌之道在其中矣其餘皆可  
以認取也哉凡此實顯光所曾觀感而加之以聞驗者也  
公於夫人無子女取公第三兄監察字容之第二子養而  
後之即孝可曾為江陰縣監夫人後公八年而終葬以祔

穴縣監有一男三女男頊進士壻夏山成楚璧西河盧亨  
弼光山盧思永頊生男女皆幼公傍室有一女顯光不敢  
副江陰續狀之請則遂誦鄭先生祭公之文以明鄭先生  
之意而因附以賤所見聞之畧於其末也 崇禎二年正  
月日玉山張顯光識

奇高峯文集跋

文集之出於世者通古今凡幾家而其傳行也不能無廣  
狹久近焉豈非人之所好有淺深所尚有輕重哉好尚之  
淺深輕重不惟其文氣有高下乃其旨義有精粗也夫文  
詞之工業章句者猶可依樣而做出矣若義理之精微非  
見識之透造詣之邃莫之能焉曩曩公共之取舍其可誣

乎在吾東惟高峯之文其庶矣哉嘗見人之見高峯者獲  
聞其風度英秀識論俊拔自恨生世差晚未及躬拜而面  
承也及今一善府伯趙斯文續韓即公之孫甥也道公實  
跡最詳仍取公之於退溪李先生往復書帖遺示焉觀其  
長書盛札問難討究之際各悉其所見必皆要其歸於準  
的也固與文人詞士弄墨縱翰馳騁街耀之為者遠矣蓋  
退溪常以斂藏謙退清修苦節之道自守焉高峯每以超  
揚發越直截峻特之義自勵焉氣像似不合矣而惟其篤  
信不貳愛好無射之意愈往愈密致慙致重或抑或揚有  
勸有戒至於片簡短牘所相勗者無非所以扶策砥礪之  
加也故不但公實取裁於退翁退翁亦多見益於公焉其

所以磨礪成就者深矣公之晚年行藏有不隨俗而發於  
文詞者多典重平雅之致焉然則雖高才美質必待就有  
道而正焉然後有成也今者趙府伯并其詩文刊而行之  
且其好尚者深且重而傳行者廣且遠矣為關於世教也  
如何哉刊畢以顯光曾見其簡帖既有所感發焉令致一  
言於卷端敢以私自歎服者道焉

書襄洛川紳行錄後

顯光自幼時已聞公之名而斗仰之矣晚憑人傳誦獲聞  
公一二文字則果奇矣後復從朴大庵德凝實知其志操  
之貞行義之高則公不特文詞之出於人也若非鍾得山  
川秀氣而生焉能如是耶先輩諸賢莫不親重至今後生

之尊慕固有以也恨余不及致拜得聽其餘論也今者公之孫繼緒奉持二冊子來示之即公之行錄及遺藁若干篇也渠遂請曰其行錄而狀之要為傳後計曰是錄即吾鄉人在亂後者收拾其平昔所聞而為之者也曾於大庵在世時委進奉質則大庵謂錄中所載以我所親聞多所闕漏云云大庵乃嘗受業于公矣其所聞知必與凡人自別然則公之格言懿行其不在是錄者必不小矣今若據是錄為之狀則後之人必以公之言行止於是矣然則何必為失實不備之狀以負公之實德而誤後人之心眼哉敢書此意以謝裴君也

書金溪東慶昌行錄後

溪在達城府之東巴岑之下公居其東畔以號焉顯光自幼往來于達城聞公有文學有風度者宿矣第未得一接儀觀聽其緒論至今為一恨矣比者孫兄處訥於公有師受之恩沒世不敢忘焉追錄其言行大畧及公所著家憲家令若干條與一時諸人祭挽之文而為一冊遣示於顯光謹奉閱焉則公之持志行已固不以俗儒自處者也乃其晚年額揭其堂曰晚悟則其所悟者何義歟蓋必有新得而自慰思其昔失而追悔之故悟焉言晚其在既悟之後有以立定脚跟成就其真事業者終幾何哉今觀其攸憲攸令無非刑家範俗之良規也惟其見推於鄉黨取重於朝著者固有以矣孫兄既常出入其門熟見實行親承

訓誨則豈是阿其所好而自欺欺人者哉諸公之惜其亡而慕其善者如出一轍豈皆溢美而浮章之哉以余想之其操執之守貞篤之行有所不可及者多矣凡後人之論前人者不或過於推許則必偏於壓倒此莫非論人之病也今之人生長於喪亂之後不惟未及見其人又未及聞鄉父老之的論者不顧吾聞見之未及而其於先輩妄有以輕侮之則豈篤厚尚善之義哉孫兄屬余以狀其行焉而此錄可以信於今而傳於後矣何必復為之狀哉只以區區慕想之意書諸錄末而還之

題卷山鄉約冊後

嗚呼大小學之道不講而士失正學鄉三物之教不行而鄉無善俗民何得復見夫三代之盛哉夫以教化之本學校之舉乃在上者之責也在上者不責其責則世無如之何矣至於鄉約之作豈非後世不得已之規哉蓋秉彝之性倫紀之序天所均賦人所共行不可一日違此而為人悖此而在世或有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於其間既自私淑其身又必有成不獨成立必俱立之志此所以鄉焉有約者也目之曰約約者鄉人之事也然而其道率性明倫正己正物之要也雖不出於在上之政而大小學鄉三物之道亦不出此矣其約始出於宋時藍田呂氏而我東本朝有靜庵趙公方請舉試而未及終其後退溪李先生亦嘗增減其條以為通行之永規然而咸英韶濩難諧

於末路之耳目大義玄酒不合於後世之筵席竟不果推行於一世豈非有識之深慨哉今者金侯世灑方宰卷山乃能致意於此事遂求前後科條而傳寫作冊先立學規於約省又就其約條而演繹之方試設於本縣誠所希見也曾遇其治下人聞之則未積時月而頗有新驗云曩曩之天固可誣乎余願一見其約文則遂荷遣示得閱其首末焉苞人果能終始如約則一縣豈不為比屋可封之羨乎第念此等事俗中人鮮有不以為迂遠而恠侮之有志者不可以俗人笑侮而自沮焉昔者朱晦庵既述小學書卷首有曰或者以古今異宜為說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此約中節目未有出於性分職分之

外者則此在在上者之先盡其誠焉唯賢侯其以晦庵此說說諸約中人耶

西庄先生文集跋

存諸心而責諸身者乃人德行事業譬則本也源也聲於口而傳於世者即其言語文字譬則末也流也然則德行事業固各有規模大小言語文字亦不無品格高下而惟其大槩則必也有本而有末有源而有流然後當關於世教是豈撰做於齒舌間馳騫於翰墨場者比哉今此文集即西庄柳相公之著述也公自以挺秀之資稟早受旨訣於退陶之門既領得吾儒之真正路脉矣其題識也精操守也貞持心也平奉身也清孝友於家而忠良於國允其

力量所及未嘗不殫竭焉此非公所有之實乎試觀其詩則雅而潔其文則暢而順其無本源而有是哉若夫逢時不幸倭寇留亂七年于邦域公擔當經理不憚焦勞接應天兵獎振邦衆竟致恢復之業以至於今日其詳具載於國乘舉國之共知矣然則詩文之發豈徒言哉公之季胤軫其志業實能繼述者也方宰陝縣治績最出於人人皆曰西厓公有子矣今乃收拾先業於亂離散失之餘公務之暇留念刊藏工將垂訖以顯光亦嘗見知於公請有片語置諸卷空茲不敢終辭猥致耄說如右

書權松巢字遺藁後

皇明隆慶萬曆年間有松巢權以名字字定甫當時以才

藝鳴於世總踰弱冠已登上庠未幾棄舉業不復掛名科榜專心為己之學蓋公就退陶李先生門始聞性理之說而知儒者本業故也不幸先生易簣於東脩之未久而公尚佩服其訓所與遊者皆學古之人也所常講者皆義理之源也惜其又未久而公遽歿焉未遂平生之志豈非數也哉顯光早已聞風相距稍遠公之在世既不得接見而相從未嘗不為之永恨公之孫赫適因事過余言及其先祖考之未及相知則素亦憾然感發其後一日奉其遺文委來示余因索一語顯光不惟老且病且見其藁未有諸賢說亦足以揚其學行未敢果焉渠往來累歲其懇愈為茲不獲已遂以平日所聞者畧述以與奉塞孝思嗚呼公



果非尋常人也安東是文獻之鄉而名公巨卿之為先進者皆出於科舉一路而公能少登大賢之門克奮遠到之志捐捨俗業立脚真境雖亦其身不幸不壽不卒其大業而其所以拔俗好學之勇豈不足為吾黨百世之師哉朝家以薦拜授 王子師傳云

謝還成賓如辨奎家狀

成君辨奎與顯光作亞自早歲同出入于一家其相親且切不須言矣往年為來訪余因請其先府君行狀余辭以毫荒癘瘡則乃強之不已余以身在病席當俟病歇為言則見余方在呻吟之中而遂歸焉其所持者乃其先府君傳文一篇行錄一篇又行蹟二篇其傳文鄭參判公蘊所

撰也其行錄吳姓德弘所錄也其行蹟乃其昆季自述者也其歸仍留置四篇文字於我所焉蓋冀余病間後為狀考閱地也其歸後又遣累牘督之然而余疾瘡已久矣無差歇之期何得副彼之懇塞余之責哉近因投攝於僧庵傍無應接之撓即於呻吟之暇搜取其所留四篇文字始閱之鄭傳自是實錄無可疑者也吳則未知其何如人今觀其說亦必從事於儒業而又嘗師事於石谷則亦非尋常人其言必非阿其所好况成君自述則至誠所錄誰得間於其言哉然則不須待狀文然後石谷實蹟有以著也某只緣居地之遠未嘗獲接其儀容得聞其緒論今見四篇中所載則亦得以想認其人品之高矣公固非俗間

九人之所可及也凡一世中以儒行自許者未必不矯飾其言行追隨於名額用欺人瞻聆圖得其聲譽者多矣若公則杜門端居奉親親言教子義方之外無箇營為則不曰高品之人而何稱哉余固荒且瘠矣不敢副成亞狀行之請聊用此語奉謝焉

書申松溪季誠間表碑銘後

南冥曾先生氣度峻嚴於人寡許可乃以公為莫逆交相往來遊從論心講義者未嘗不致重至其歿後不敢忘焉為述表封傳後之文斐洛川紳亦高儒也乃狀其行而傳之其言也果皆着實非虛文也厥後金府使克一之宰府也始聞先生之德義取曹南冥碣文及斐洛川狀文益為之信服因鄉人立石表章之願遂為之撰文而刻之矣其碑不免敗沒於兵亂故今又鐫舊文而復之嗚呼懿德貞行豈冠賊兵火所以泯滅也哉益秉彝之性古今所同則府儒之後生者各能自反而求之修古人為己之學者豈不同此舉而作振乎然則申先生之遺教其不替於永世也哉府儒又欲刻豎迂拙齋新碑仍將移建院廟于新卜之區此府儒之宿願而實皆府伯尚賢右文之具績也豈但一府一時之美舉哉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九

論

孔子不得位論

論曰天之生聖人也必有意焉蓋將以行其道施其德致  
 位育之事業使天下得以為天下也設令有天地萬物而  
 不有聖人者生乎其間以盡其能事則天不得為天地不  
 得為地萬物不得為萬物何獨斯人不得為人而已哉然  
 則天之所以生聖人者乃可知矣夫既有聖人而聖人之  
 所以得盡其能事者以其有位也故有聖人則必有其位  
 者豈非常道也哉然而有宇宙來天地間大勢自有古今  
 前後之不同者焉其勢有必可以位一時之天地育一時

之萬物使一時之天下得為天下者則天必生聖人於此  
時乃昇之以一時之位使盡夫一時之能事焉其勢或有  
必可以位萬世之天地育萬世之萬物而使萬世之天下  
得不失為天下者則天又必生聖人於此時不昇之以一  
時之位而乃昇之以萬世之位使盡夫萬世之能事焉其  
所以或得一時之位或得萬世之位者即莫非天之為之  
也人徒知一時之位之為位而不知萬世之位之為大位  
也又徒知一時之位之可榮而不知萬世之位之為至榮  
也故有位之位其高可測其大可限也無位之位其高也  
莫測其大也不限此豈非宇宙間無窮莫大之位乎惟吾  
夫子乃得有是位焉其可以不得位言之哉若以一時之

位考之則三代以前之聖人莫不有是位焉生三皇於上  
古之世使之位上古之天地育上古之萬物而使上古之  
天下得以為上古之天下焉生五帝於上古以後三代以  
前之世使之位上古以後之天地育上古以後之萬物而  
使上古以後之天下得以為上古以後之天下焉生三王  
於三代之世使之位三代之天地育三代之萬物而使三  
代之天下得以為三代之天下焉豈非三代以前則宇宙  
之大氣數方大旺於其時而陽明之氣長盛陰濁之氣鮮  
發故聖人代作或一時而並生或繼世而生焉久不過五  
百年而生焉天地間大勢止可以位一時之天地育一時  
之萬物使一時之天下得為天下則是矣此乃三代以前

天之所以生一聖人必畀之以一時之位而俾盡一時之  
能事焉者也至於春秋之世則宇宙之大氣數已衰歇矣  
陽明之氣不復得長盛而陰濁之氣反為之大旺則萬世  
之天地自是而將否塞矣萬世之萬物自是而將殘滅矣  
而萬世之天下將不復得為天下矣然則天於是時只念  
夫一時之天下而不念夫萬世之天下乎既念夫萬世之  
天下而欲令萬世之天下得不失為天下於萬世則不有  
天縱之大聖而其能之乎此天之所以必生前古所未有  
之夫子於春秋之世界之以前古所未有之位於夫子之  
身而使之做前古所未有之事業於萬世則天之意不亦  
遠且深乎使夫子不得一時之位而得萬世之位故萬世

之下天得而為天地得而為地人得而為人物得而為物  
而天下至今為天下矣使夫子而止得一時之位則一時  
之天地固可位焉而萬世之天地其得為天地乎一時之  
萬物固可育焉而萬世之萬物其得為萬物乎天下之不  
得為天下其已久矣或曰子以夫子為得萬世之位夫天  
子之位者居天下之上有四海之富享至尊之貴其服則  
衮冕也其居則宮殿也百僚為其臣萬姓為其民朝宗者  
萬國貢獻者梯航所謂夫子之位果能有天子位之所享  
者乎飯蔬洙泗之間枕肱闔里之居躬發已矣之歎人有  
德衰之譏則是果可謂之有位乎余應之曰無高之高夫  
子之高也無富之富夫子之富也無貴之貴夫子之貴也

此夫子不位之位其富也至富其貴也至貴其尊也至尊也萬世尊之孰如一時之尊萬世榮之孰如一時之榮道行萬世之教化孰擬其貴哉德被萬世之人物孰擬其富哉天地同其悠久夫子之位所以長也日月同其光明夫子之位所以顯也不土乎地而土乎萬世不位乎位而位乎無位此其所以為孔子也至於號之以文宣王祀之以大宰之享者亦亦也已前乎萬古之上君聖之位得夫子之位而增其光焉後乎萬古之下百王之位賴夫子之位而享其榮焉夫子之位其不亦兼羣聖百王之位者乎稱聖人之得位者孰不曰三皇也五帝也三王也而三皇皆止為一時之三皇五帝皆止為一時之五帝三王皆止為

一時之三王而三皇不能兼五帝之事業五帝不能兼三王之事業惟吾夫子則道三皇之道德五帝之德功三王之功而道行乎萬世德被乎萬世功流乎萬世則惟吾夫子乃萬世之三皇也五帝也三王也茲非萬世之位之所做者乎而况有得之得得或有失而不得之得其得也無失有位之位其位有終而無位之位其位也無極此夫子之不得位於一時者乃所以終得位於萬世者也或曰夫子之位則然矣其位之事業何從而見焉曰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已謹論

文武一體論

論曰天下之道固無單行之理必有經緯焉又必有表裏

方輿分三集卷之六  
焉經以始之緯以終之裏以主之表以應之經緯非二道也表裏非二原也以輕重言則固是經重而緯輕以本末言則又是裏本而表末然經待緯而成裏待表而立則誠不可徒經而無緯徒裏而無表勢必相須用必相濟此文武所以一體也文者經也裏也武者緯也表也苟非深知天下之道者安知經緯之不可相無表裏之不可相闕哉以健順言文武則文者以健為體以順為用武者以順為體以健為用也以剛柔言文武則文者以剛為體以柔為用武者以柔為體以剛為用也體剛健而用柔順故為武之統體而道立於平常之時體柔順而用剛健故為文之功用而事行於急難之日此健順剛柔之道曰文武而並

行互見者也求之於天而文屬陽武屬陰文屬春夏武屬秋冬蓋陽舒而陰慘春夏主生而秋冬主殺也然則文武之道本於天也推之於人而仁禮屬文義智屬武心肝屬文肺腎屬武耳目屬文手足屬武蓋以動靜生克之分有所殊也然則文武之理具於人也况為天下國家者豈可區文武而二之哉是故真文必有其武真武必本於文既無文外之武又無無武之文無武之文非真文也離文之武非真武也茲非一道而然乎地水之卦有師衆之象火澤之卦具弧矢之象則庖犧之武也干戈之用始於阪泉之戰兵陣之法成於力牧之將則軒轅之武也四凶之誅虞舜之武也干羽之舞夏禹之武也建中之商湯一德之

伊尹有十一征無敵之武建極之周武丹書之大老有恭  
行天命之武至於思戡用光之古公不殞厥聞之西伯罪  
人斯得之周公沐浴請討之孔子莫非真文真武之並行  
者也至於後世文與武歧為二道文自文武自武其所謂  
文豈真文也其所謂武豈真武也章句是業詞藻是事則  
其與窮事物之理抱經綸之道者其文異矣馳馬為能善  
射為才則其與心忠義之節身干城之責者其武異矣文  
是文而居廟堂之上武是武而寄閭外之任以之而動失  
事體日紊朝政則掌文教者每為武夫之所譏以之而墜  
損國威但積軍怨則任武功者恒被文人之所駁嗚呼今  
之文武吾未見其人也文為真文能兼於武武為真武能

本於文者誠不可易得豈可以兼才望於人人哉居廟堂  
者得一伊尹則庶可以革徒文之輕習處閭外者得一仲  
山甫則庶可以變徒武之陋弊然後文與武可合為一道  
而文為武之根本武為文之功用徒文者可以推心於武  
徒武者可以歸重於文文不自文取人之武以為己武武  
不自武取人之文以為己文合一國文武共作一體則以  
之禦賊何勅不破以之守城何弱不保於是武士有功文  
人若已有之文人守常武士歸而重之此豈非盤石國家  
躋世治平之道乎大抵一國猶一身也以一身言之心腹  
肺腸亦吾體也股肱爪牙亦吾體也內以謀之外以順之  
心腹肺腸唱之於中而股肱爪牙和之於外股肱爪牙効



功於外而心腹肺腸樂成於內處內者不以處內而輕其  
外居外者不以居外而猜其內然後元氣自壯血脉無滯  
而一身安矣不然而內外不相應臟體不相協則身欲為  
身其可得耶若在一國則守文於內者心腹肺腸也効武  
於外者股肱爪牙也其不合為一體而有能國者乎故必  
得真文而兼武者以處於內必得真武而兼文者以居於  
外然後能體其一道之義而始可以言興邦之務矣余歎  
文與武相二斯著一體之論

銘

草扇銘

扇乎扇乎爾與我宣世有故竹而為骨者何必我淇澳之

猗猗况齊統魯縞以衣之豈是布帛者所執國又經於兵  
燹紙亦高其直我有我扇亦是禦暘材生陂澤曷勞遠賈  
不縫不糊交編乃就易之易償工不辭拙不采無飾自合  
蓬華體成而方於地取像方而柄之在坤其象扇乎扇乎  
我於爾所取者非一能生風得造化之機軸往來為用有  
一陰一陽之妙行歲以時有屈伸消長之要質而無華合  
太古朴素之意真而不巧合乾坤簡易之理靜而能動體  
用以備柔而能剛德義是比常為富貴人所棄能不取悅  
於人目必以貧賤者為歸可見趣味之敦慤扇乎扇乎我  
將手爾而不釋耘於野爾與鋤俱釣於水竿與爾俱登東  
臯爾與吾採後山爾與徂凡芒鞋藜杖之所適爾常與之

為徒爾質我拙爾陋我愚林泉長夏相與于于扇乎若余之心有不直行有所愧爾其證我也夫

二鐵銘

我有老伴一韜二鐵為之強輔不離座側 銘之一章

德先元亨終以利貞行首木火土而金水不利不金造化

無紀 銘之二章

既有一焉不得無二既有二焉不得無四二出於一其本

則一四出於二二焉何畢理自如是豈由人出知及乎此

知有是易 銘之三章

性從而革爾德則一質剛而柔爾道則中道爾道德爾德

即我所秉之衷 銘之四章

昔有南真曹先生有鈴子而名之曰惺惺子有巨刀而

銘之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余少時聞之以為修己之

德不須假於外物自有師友之切磨足矣今余老矣無

強輔得爾為輔甚矣吾衰也

上標文

吳山書院重建祠宇上標文

天運循環未有既剝而無復吾道關數亦豈長晦而不明

茲見舊宇之重營可驗新教之大振固惟後學之作範必

復先哲之遺模所以內都外邑之皆有學宮又復大州小

郡而各設書院蓋大道至德窮天窮地尊崇雖極乎教化

之所原或遺風餘澤在鄉在邦親切莫要乎耳目之攸接

其例則由中國而及外國是規也自前賢而至後賢惟我  
治隱吉先生大節與日月爭光高義共山嶽比截志之貞  
松柏金石操之潔玉雲冰霜順乎親移之事君道實本於  
孝友介乎石不俟終日知己神於幾先殷喪雖不待日亡  
隻身所戴者一穹昊周興固莫違帝命忠臣寧事夫二姓  
君宇宙爰得有綱常天地賴以上下生類不失其彞則名  
分定而國家其斯以為百世之師亦可謂之萬姓之的生  
于長于鳳溪之上鳳溪距此未一息程老於終於烏山之  
中烏山瞻彼纔十里際清風可襲於回首懦習自消於望  
閭况有衣冠之蔽乃是密邇之域統瑩之松柏葱鬱人咸  
歎後凋之益榮護封之垣墻周圍孰不曰死節者獨壽於

焉建祠而致隆寔唯尊道而立教初緣邑父老之唱議竟  
賴鄉大夫之樂成石額砥柱中流文玉削劒聳照耀乎星  
漢宇揭清節忠孝字鸞翔鳳者翬輝映乎雲空峻範本自首  
陽大義上來宗旨元從洙泗善道中出置書置財置田置  
僕無非衛道永久之資有廟有堂有齋有樓都是尚賢蔽  
修之所定春秋禮享之令節有遠近彙集之儒林宜祀典  
勿替於無窮庶吉士從此而有造痛島寇作孽於往歲慘  
兵火焦土於大都戮心尚忍乎元聖之宮射毒寧饒乎鄉  
賢之廟內外讐言俱盡於灰燼大小院宇亦久為蓬蒿國  
步方痛於厄凶文運可憂其淪喪幸天心之悔禍妖氛自  
消纒軍政之弛虞文教是舉既多士之齊奮獨小府之敢

徐豐宮先建於上年院宇茲圖於今日於是共齊戒而沐浴進奠謁于先生之壙塋遂徘徊而顧瞻退審視于舊墓之形勢奔訴于邑主方伯申議于郡友州朋龜筮協從斯文可見其天不喪矣瞻聆咸可懿德益驗夫人皆好之材從洛陽之諸山順流而集者列郡之致力事始定中之十月應時而舉者上司之頒條兩節為收其陰罪工無停手之患風伯亦戢其威脅律子免裂膚之痛運機者用離婁之明効技者售公輸之巧刀鉅尋引不亂於寸分長短巨細咸適其宜規矩繩墨有嚴於絲毫方圓平直各得其所莫非天佑而神助亦唯上勉而下勤基日舊開事半而功倍制有前定貌古而材新豈料亂後焉斯今奄覩盛舉之惟

舊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者方完正堂旁齋資之麗澤者何限光射中天之赫日何屋漏之容幽聲納震宇之轟霆寧野魅之或隙棟樑乎穹壤基是營而隆張綱紀乎乾坤柱茲達而儼設墻壁不得乎踰越示天下之大閑階陞莫容夫歎衰見儒家之正道明靈永有昭享小子寔獲依歸陟降啓佑我後學者無時休薦享承襲其餘風者烏可已巍聳四方之瞻仰不止為一邦之欽炳賁百代之表章何但此當時之慶湖山儲氣於左右雲林騰彩於後前觀是院之光興知吾儒之蔚起莫酷掃地之兵火不能滅生人尚賢之風縱慘蔽日之干戈未嘗混士子向道之志人雖死義則無死天不亡道豈有亡宗奉之與既嚴作成之方當

日助憲明几淨所講論者彞倫夕惕日乾可切磨以德義萬  
物靜觀皆自得認是開大我心宵四時佳興與人同無非  
和適其性情慾必窒忿必懲損可象於山澤之前後善則  
遷過則改益復以於風雷之往來若不立脊梁於在夷曷  
能扶倫紀於遇險吾儕將何取則吉子其不欺予請賡呼  
邪許之歌敢唱兒郎偉之頌拋梁東瑞日朝朝上碧穹若  
使人文明與並邪氛那得犯光風拋梁西烏山翠嶺與天  
齊吾人自有高高義萬丈危峰視却低拋梁南長江直抵  
海門涵小成不是終吾業到聖方能天地參拋梁北不動  
一辰正是極主亦在心要勿移至中正惟天德拋梁上  
幽默玄天常在仰勿謂尊高不聽卑自心欺處神光亮拋

梁下此道平常知得寡堯舜元從孝悌來吾徒誰是有為  
者伏願上梁之後士氣作而羣陰退文風唱而百害除牲  
肥酒香樽俎之間禮儀卒度經明行潔歲修之際敬義無  
功葦出師事之碩儒盛見朋來之嘉士博以文約以禮學  
顏子之學者升我堂舍而箴用而行志伊尹之志者入吾  
院不事俗士口耳之習尊尚真儒德性之脩高莫溺於虛  
無卑無流於功利設淫邪道之說不作若霧散而靈消光  
明正大之學方興如火燃而泉達山不崩學亦無廢水之  
流教隨以長

臨臯書院廟宇上樑文

事係斯文之興喪未舉則一邦所憂機關吾道之晦明既

修而多士攸慶新廟乃建于新址古教當明於古州觀先  
儒居止之曾經驗後生景慕之益篤戴晉天咸宗玄聖奠  
盛鄒魯之遺風履率土畢尊大賢最深河洛之餘化思之  
切者不可無寓思之地矣誠之至者亦必有致誠之事焉  
肆違院別廟之制與遂定時特祭之儀立事異乎從祀文  
廟之泛享禮重予可祭鄉社之例尊恭惟圃隱先生鍾日  
星之真精稟山海之秀氣生宇宙最後之世心三皇五帝  
之溥厖立天地極偏之方眼九州八荒之經緯心默識  
於天下之故躬行力踐者日用之常得周程張朱之正傳  
泝淵源於孔孟賤桓文管晏之卑業志經綸於伊周牧老  
發橫豎當理之稱陶隱有卓越人品之歎學到精深而上

達理實貫透而無疑信乎左右之逢原可謂體用之備德  
設學教而開風化之本定田賦而立經費之要七赴皇  
朝至誠通格乎天眷再使日本大信哉靖其海波言其學  
則儒宗語夫道焉王佐至乃明節義於日月惟刀鋸鼎鑊  
不能棄其堅貞所以任綱常於乾坤雖松栢金石豈得喻  
其勁確不但高麗五百年一代忠弼實惟朝鮮千萬世吾  
黨純師孝著于廬墓三年則萬姓之父子忠盡乎委質一  
主範百代之君臣從庶享于內外學宮縱一國之共尚別  
院祀於生長舊地在本邑而愈欽初就孝間之通舉既舉  
精禋之累歲頃緣兵火之一起奄值院宇之俱災遂議及  
時而重營毋墜舊典皆云改基而移卜用永新祥人謀所

同龜筮協順神道攸安士林蔚鳴况當年居廬之古區為  
人子終孝之芳躅自墓而堂自堂而墓幾伸於彼於此之  
哀後春而秋後秋而春應積既露既霜之感杖屨何立乎  
靡及聰明邦物焉不收臺曰釣翁者臨溪恐是肥遯之初  
志洞名道一以傳後想亦自任之純誠可認移院之僉筭  
非為擇地而備圖神陟降在茲即平昔往來之遺跡士庶  
享於此實想像親切之至情山明古顏拱圍于遠近水騰  
舊色映帶乎後前郊東故閭朝暮烟中依稀慈夢黑龍之  
古樹洞北荒原松楸風裏彷彿孝哭烏烏之寃聲然則是  
廟之重成蓋亦先賢之一泰道德之行未究於當日在今  
彌章節義之立雖在於一時到此益著趨事者感奮而致

力尚德者欣慕而盡心人知有師宗趨向不亂於他歧世  
得以表準橫流可回於頽波屹峙儒家之棟樑魏張世道  
之綱紀照之以白日耀宇之耿光隨而流通臨之以昊天  
橫空之凜氣與之終始懶立頑廉於不勸便是其道之亨  
廟享血食於無窮誰如厥德之壽茲者屋脊之隆揭敢揚  
道脉之休長拋梁東朝朝赫日向天中海顏只怕妖氛起  
須作祥風掃碧空拋梁南截然蒼壁偉臨潭令人可仰終  
難捋對此無着幾箇男拋梁西首陽何處問高低綱常萬  
古扶持一先後捐生節義齊拋梁北元化窮冬未始息伏  
節當年道不亡千秋此教無終極拋梁上一天萬古人咸  
仰仰天天外更無天此理窮天無暫妄拋梁下前有堂齋

次第屢入必由門階必級聖功須自掃先洒伏願上梁之  
後陽明騰而陰濁消弦歌興而魑魅遁文運大啓咸知道  
學之當崇儒風寔昌共識人紀之可振有春秋香火之繼  
無俎豆禮儀之愆不但從事於虛文須尚實德非惟馳志  
於末藝必傳真心何止一郡之尊休乃是我東之共慶惠  
我光明之不已常觀正學之明興致此誠敬之無怠庶見  
真儒之輩出

臨臯與文堂上探文

後學必有所宗師既建崇德之廟先賢乃示我軌範寧闕  
講道之堂用繼式廓之重恢庶見文教之再振蓋受授必  
由於師弟惟切磨迺資於友朋問酬待函文而相承禮固

定於設教講論復同席而可接訓亦垂夫會文人何過自  
遠方來舍或病不能容止若不寬大其費字寧足周旋於  
禮筵必以正堂而居中乃是學制之自古觀夫郡廷則人  
材府庫廟享則圃隱忠賢德義餘風耳聞目見而興起融  
結儲氣鄒士魯生之英良博達精淳足任師表者何限聰  
明俊秀可期遠大者無窮尤當宏大其規模又須永固其  
制度是乃爰謀爰度集衆人之知思以上以占聽神物之  
靈應低于廟而不狎俯乎齋而有容長郊遠岑爭呈羨而  
貢趣翠林碧澗互凝淑而揚清左連珠之奇峰右削玉之  
危壁固宜畜德養材之所端合論文講學之場遂鳩材於  
四山仍募工於合境經營籌度盡是當時之秀儒後使奔



趨畢出一耶之丁壯天若助而時順人共力而事諸房二  
及而四間足以安老師宿儒堂兩棟而五架亦可容近友  
遠朋舍不患無厥歲修士只要有所成就道之示人者既  
的先正獨非有餘理自在已而無虧後生誰豈不足性分  
職分之盡未盡賢不肖斯以殊所然當然之明不明愚與  
知此焉別子能事親而竭力孝不外茲臣誠為君而致身  
忠豈出此苟吾黨克蹈武于此堂可做聖賢不有先生  
學問功程豈為當時經綸事業壯行原於幼學險節本於  
夷操日誦庸學體會根基有以見夫門路之正初見集註  
講說發越亦可驗其地位之高就這裡便成大猷捨此事  
寧有他歧說橫豎無非當理固皆具於吾性之中剛左右

咸能適宜曾豈由於此道之外一本既立於方寸萬用自  
裕於旁通顧吾儕之何師有前修之遺則上焉得位乎廊  
廟樹論道經邦之勳出或專對於夏夷成格天靖海之績  
若至死無變之義由中立不倚之常對古人黃卷而感心  
况鄉賢實跡之在目廟安遺像之有儼仰德容儀表而生  
欽軒對孝碑之在閭揖餘韻流教而起慕人非下愚之暴  
棄孰無良心之感與將見可蒞之門遍境相連亦有篤行  
之士接武以作敢不登詞於探腹聊用揭慶於士林拋梁  
東俯見碧溪流不窮道理元來無欠息斯須寧輟進修功  
拋梁南百卉因興一雨覃羣彥及時須勉力提撕要待文  
相函拋梁西碧岫巋然呈玉圭不但芥斤令莫近牛羊無

使或投蹄拋梁址幽暗巖崖魅逞隱此道光明白日如衆  
恠一時皆藏匿拋梁上高明自是理无妄非因下學達無  
階人事須要毋廢曠拋梁下路通南北東西者坦然平直  
是當行勿向傍蹊由苟且伏願上標之後異學去而正學  
明俗儒變而真儒盛授受為已須是真知力踐之要講刻  
靡他必惟博通深造之事外名利而尊德性賤口耳而反  
身心兼敬義盡明誠服內外知行之教勉進修程博約窮  
本末始終之功為斯人顧人之名居是堂念堂之號圖隱  
子佑啓我矣退陶公豈欺余哉

宗家重創文

本邑乃吾張氏籍鄉也在今追而上之得所及知者殆于

三重大匡神虎衛上將軍府君也積德攸暨時有二十四  
代孫之新生者焉此不可謂土居之非遠矣家籍無傳未  
由稽攷然其有世畜之德陰積之善之深且厚焉則今猶  
可以想知之也而唯其所世居而承承者即此基也凡吾  
姓族之移分居別於遠邇者未詳其幾何而其初則有如  
百流之同源千枝之共根實莫非此土上所胎而一氣之  
所統也如是思之為吾姓中人者所以感發於心性之固  
有當如何哉吾宗家於萬曆壬辰之寇亂見慘於兵火于  
今四十歲矣宗孫乃範除淨其餘燼復築其舊礎柱而榑  
之遂欲略置文字於極裏故敢以感故祈新之語俾書之  
乃範即大匡後二十一代身也既有子有孫又有曾孫焉

鳴呼宅于茲基思永其傳其道豈在他求哉其為善思貽  
先世慶光勉必為之其為不善懼為先世羞辱勉不為之  
則其庶幾哉嗚呼其果能銘莖言而不忘乎遂為之禱曰  
山維擁之地靈是儲江以繞之清淑所鍾鍾作人才豈非  
髦譽安分食力義路仁居孝悌忠信其樂只且盛衰窮達  
皆其數歟當盡者道隨時自如於以永世思在厥初

祝文

吳山書院重建奉安文

先生之道天尊而尊先生之教人存而存世或喪亂理豈  
泯沒天猶古天人不滅絕其尊其存此道此教今也吾院  
復儼廟貌奉安新版簪黼黻仁節義彌光綱常不墜為嶽

崇崇浴水悠悠道宜共隆教宜同流

文忠公圃隱先生祝文

純孝精忠王佐聖學表章扶植萬世立極桑梓簪黻仰止  
彌篤禮伸春薦庶垂歆格

滎陽公知葵事鄭先生祝文

正色立朝直方忠純不負顧託社稷之臣鄉邦後學景慕  
惟均屬此仲春秋敬薦精禋

烏川書院合享祝文

地極東維聚精儲淑應生前後碩人名族忠炳青史隔世  
起敬道範來學人識彞性况忝桑梓寔切欽思頃立各廟  
事不便宜今始奉合神道攸安式祀無疆山夷海乾

臨臯書院移廟奉安祭文

先生道德山高水深卜地建廟圖永崇欽當初占位失之  
差徵庭砌累缺妥靈非宜爰謀改卜稍右而上地勢平正  
方位明敞廟貌既新體面自別頃在亂後位版未設謁拜  
獻享畫像是展儀刑雖切有違祀典今茲奉安歸位始正  
於千百載斯文之慶

金烏書院重修奉安文

惟此善鄉居嶺南中山回水合勢應氣通儲精鍾淑代出  
偉公唱學鳴道為世師隆夷清惠知道雖不同扶植儒林  
異世並功士尚餘教鄉有遺風愈久彌光共議欽崇初焉  
卜地負彼為嵩廟享有年多士攸宮峻酷兵火無賴蒼穹

弦誦之場茂為蒿蓬鳥冠纒退大小咸惘既新聖廟次及  
院工顧厥舊址區僻靡洪移龜得此正會結融若比人身  
即當喉嚨方位既定體勢自雄第經亂離財力未充經營  
廿載今始成終擇吉奉安儒冠畢叢俎豆淨潔牲粢肥豐  
儼承顧歆孰不敬躬道斯益尊教垂無窮昭明永世祐保  
彞衷

從享寒岡川谷時告 程朱二先生文

重明大道長夜復日繼開偉業前後揆一光被海外仰若  
兩曜既列諸賢庶享文廟地名與思別崇院學川焉谷焉  
宛想遺躅如就門庭如承几席從以鄉儒亦有成式夷夏  
同天道豈今昔近有鄭公早自私淑存心遠大律已繩墨

尋究淵源知有準的本院建設多公規畫宗尚正學表章  
與義可擬升堂何殊文侍事宜躋從人無異議茲卜吉辰  
告以即事

告寒暄先生文

惟我寒岡實公外裔追承家訓奉行靡替學成道立動慕  
程朱究厥淵源既深且訂推明古道為世真儒議配院廟  
已告正位接美同光盛儀誰比贊佑斯文宜永無墜

告寒岡先生文

斯文寔幸公出吾鄉生有異稟少齡知方絕意世累脫身  
時趨學須正學儒必真儒身衷心夏生晚慕古勤思緼墨  
事求規矩排人笑侮堅自豎立不挫不撓日乾時習寒暄

的訓退陶正脉親切服膺就正心得謂宋諸賢實續際緒  
取讀遺書誦詠嚙咀求端用力指掌提掖蓋於二子不啻  
親炙周經直方魯論博約一心從事終始無射道本孝悌  
德主忠信講明禮學必遵必慎聿考經傳究厥本末以身  
以家餘範旁達冠昏喪祭人見古儀遠邇承風爭相質疑  
有陳于君堯舜之道或施於民化洽幼老歸虔閑中留意  
著述發揮心經詳備學術會通禮說五論歸一允所修明  
皆繼絕筆惟此事業實祖伊洛尚德報功禮合崇尊升從  
兩賢連我寒暄源派緒業互彰文輝後學承事永有依歸  
奉安寒岡研經持告 退溪先生文  
吾道之東先生大成踐履發揮正學以明孰得其傳主吾

方輿考卷之九  
十一  
黨盟乃有寒岡拔出羣英幼齡登門聽受已精心悅誠服  
雨化風行歸來體驗既實且平篤信充擴指掌羣盲揆厥  
模範實出先生曾過吾院展謁伸誠退易勗諸幼申指行程  
于今景慕躋配惟貞齊告始事斯文永亨

### 告寒岡先生文

名賢秀質固稟光嶽至其授受必從先覺得意吟弄無邊  
風月臯比勇撤學造理窟惟我先生知世真師早自依歸  
跋涉忘飢面承至論條稟允契階級之正節目之詳隨時  
之權折衷之常神會心融是領是綱大本有立道自是生  
權衡既定不迷重輕服膺佩持始終克協故所做出純儒  
事業縱不大試功在彞教顧惟吾院初建廟貌崇祀退陶

立我師範實賴先生完賜規範今也奉配允合事理衛道  
之功傳承之旨其揆即一繼明增光一廟致享垂教無疆

### 寒岡先生奉安檮淵文

惟我先生學承先賢道合隆尚士論同然奉繼寒暄躋享  
川谷淵源有自準範來學緝復共議吾黨親炙餘教在耳  
曷時有忘遺澤在身思切羹牆特地伸誠別廟香火情所  
罔已義無不可相此檮淵曾是高築地邇岡原望雲齋額  
春雨秋霜孝省攸跡繞嶂臨流百梅脩竹於以畜德於以  
講義盤桓得意遵養樂志何立何石有非留馥顧瞻簪園  
猶存手植立祠致虔事理允洽不龜不筮咸曰其地公私  
集力堂宇既備頃值邦撓舉禮不暇茲焉寇退兵馬既卸

趨辰洎吉正位妥靈溪山依古敞新階庭豈但今日如侍  
門屏後學百世知有執式敢用苾芬德容宛接敬伸陳告  
庶幾降格

東岡先生奉安文

人謂吾州鄒魯之鄉先生德業國乘昭彰氣鍾清醇質稟  
精剛聰明英達雅粹慈良學出家庭早迪義方仰風山海  
萍礪奮揚聞說退陶服膺彝常歸對卷中味覺深長爰有  
麗澤世稱兩岡志同道合吐盡肺腸心利斷金言棄蘭香  
講廟精微照映輝光究厥成就古道是當啓沃言論陳奏  
篇章忠由赤心義扶顛綱夷險一德處困彌臧綱目有續  
筆下風霜宜永垂範何但流芳州儒尚賢建院伽陽既崇  
文穆遠虛其傍茲因丁享並位連床在今同廟依昔合堂  
教存百世師道無疆

治隱先生墓祭文

瞻仰丘封宛承壁立展拜惟時清風來習

一善諸賢墓祝文

餘教在邦迪我後學遺立所宅禮宜時伸

月巖書院恒用告文

道無經權權以全經處變盡職曷愆時馨

本府新校開基告文

新卜校址于茲吉區今當始事告儀恭修天數地運於焉  
大亨弘休積祐赫昌文明

祭文

祭寒岡鄭先生文

嗚呼哀哉生乎季世而有如先生安可常得其儔匹揆諸  
夏賢等之古人亦不多讓其履道之貞吉夫道之在宇宙  
間其理則一地焉有內外時焉有古今理自是無內外無  
古今如一局如一日故不待文王而興者何嘗地與時之  
有必雖其造請成就之業或不能皆至且備蓋亦同為豪  
傑中之甲乙唯先生早自有見於此理謂聖賢可追而遵  
通知真儒事業在博學與篤行所從事而孜孜者義理之  
窮踐履之實士趨失正多由於應科遂捐舉業而志益專  
壹固惟氣質之秀異豈亦無自其學術東賢正學至寒暄

而篤實先生為其外裔即餘訓之有隲承正論於頭流所  
以樹立者如柱得磧聞的旨於陶山所以契悟者如入蘭  
室歸而更求諸六經四子相傳之心法已定之繩墨無非  
可以自會自律孝悌果為為仁之本推之為百行者誠若  
根深之木自有枝葉之茂密充養既積磨礪既深坦夷樂  
易之辭氣藹藹乎其盈溢人猶畏溫中之厲不猛之威雖  
被親愛而不敢狎暱千載絕學至程朱而復明篤信其說  
擬神明之可質尤留意於禮學三千三百本末之俱悉我  
東儒先雖未嘗不講於禮槩不過乎據晦庵家禮而略自  
循率而先生博考于經傳子集又必參商註疏而括出五  
禮之錯綜乎家鄉邦國者固如網舉而日張無不燦然其



天秩邇來士子之得知夫冠昏喪祭之不可無儀章度數  
持文相講臨事相質者莫非先生之唱帥徜徉林泉逍遙  
觴詠每在於風花雪月之辰實無非養德之地雅趣之適  
而有以宣暢其堙窒召集朋徒攷校書籍不輟於疾病沉  
呻之際亦所以薰陶於範圍之中使之開發其心思防閑  
其流洑真西山心經一部實為此學防川之柱指南之車  
而欠其補註之未盡則遂為之收取先儒之片言隻句有  
以發揮乎三十七章之義者無所漏逸五先生論禮之說  
得以推明羽翼乎聖人制作之本義者患其散漫於各書  
則於是乎類輯篇排會聚於一帙之中而節文儀則森列  
畢備是豈尋常之著述此正先生之真事業雖不得展布

於斯世何歎夫此得彼失至於歷典七邑之小績爵至二  
品之浮榮自是先生之餘事外至何足為輕重有無於大  
業之始卒若夫望君堯舜隨事盡誠之志確確乎有所不  
畏於斧鑕唯其沈愛包容無接不厚之德惻惻乎常情之  
所不及恤顧惟愚庸早承贅托之義規實并於子姪疾患  
頽靡縱不得執經於函丈涵濡滋益之恩何可量以斗斛  
介鑑嗚呼哀哉每於拜接之時語必及於不知巖齋之靜  
謐而曰吾待得此病少安時節稍平方春流微漲或秋波  
澄滿即不煩外客携此間冠童六七發片舟於琴灘沂洛  
江而引絳止繫於不知巖畔坐虛堂而鳴點瑟終必曰此  
懷之其果得以遂之耶或示丁寧於執筆今焉已矣永為

無窮之一恨誰從造物者而致詰迫即遠之靈辰真壽清  
與簞鉢冀昭明之垂歆情莫盡而言畢嗚呼哀哉

祭大谷成先生文

德無隱顯莫不為人化道無行藏皆可以世教人皆知德  
顯於世者能有其化而不知隱德於世者亦未嘗無化焉  
人皆知道行於時者能施其教而不知抱道而藏者亦未  
嘗無教焉顯而化者化存於政令之間而隱而化者化存  
於觀感之中行而教者教在於施為之際而藏而教者教  
在於激勵之地政令之聲有耳可聞而觀感之妙不可聞  
也施為之迹有目可見而激勵之機不可見也可聞可見  
者宜乎人之易知而莫聞莫見者宜乎人之鮮知也惟我

先生肥遯一生不事王侯高蹈一世不屑爵祿安僻鄉之  
潛寂飽大谷之風烟雪月以為襟懷雲林以為生涯任性  
情於琴詩寄身世於廣漠予以送了八十年春風秋月焉  
孰不曰高人也孰不曰逸士也惟以德不顯於世矣化不  
達於聲則俗耳者不得聞焉道不行於時矣教不著於跡  
則凡目者不得見焉孰知夫無聲之化實深於觀感之妙  
不跡之教自敷於激勵之機哉然則末世之下濁俗之中  
能使吾人今具者庶懦者立有以知夫貧賤可安爵祿可辭  
富貴所以謂之浮雲功名所以比之草芥而風致節義可  
慕可尚蠅營狗苟可恥可鄙者即非先生之化也教也耶  
如是則化孰深於此也教孰大於此也蘭芝蕙蔭曾不與

於豆實而能為草中之貴鳳凰其辨亦未嘗為園育而能  
為物中之瑞是豈非可貴可瑞者不在彼而在此也哉不  
然西山餓死之二子安能激千古之清風陋巷簞瓢之一  
生安能做萬世之春和也然則歸教化之大功於先生者  
不亦可乎某於今日承朝廷命來守此土一境風化之責  
不可以庸賤而辭之顧在亂離數壞之時罔知收拾之道  
幸惟儀範既立於先正變移休旅之機實係於尊尚之地  
則披草一奠于幽宅之下者豈但區區懷慕之私也實祈  
明靈陰祐一方俾迪萬姓於彝教耳千山凜蕭溪流鳴玉  
精明神彩俯仰昭露寧曰隔世有顯斯臨

再祭文

竊聞生蘭之谷蘭化而餘香不歇又聞棲鳳之林鳳去而  
彩毛可拾祥禽瑞草若不得以親見聞餘香見遺彩其亦  
幸矣哉曰惟三山乃先生之鄉兮長于老于終于之此焉  
皆孤陋余後生來既晚於今日吁嗟乎鳳已去兮蘭已化  
空林古谷兮如昨斯焉取斯兮多見其人茲非不歇之餘  
香耶遺文高句兮誦在後學亦非可拾之彩章耶不自勝  
懷慕之遐思遇邑友問必先於先生之故跡鍾谷其宅兮  
大谷其遊是兩蹄之互出蓋先生八十年生涯足跡一谷  
中雲水風月之外兮一物何占一步何着于今瞻山腰之  
橫帶想無心於榮達聽石間之玲瓏仰操履之明潔氣像  
兮那處認習習春和之扇發精神兮何時會皓皓秋空之

桂色求先生此而足矣宛杖屨之躬接道以為未也敬問  
佳城之所卜披荒草而秉酌奠昭格於鬻鬻祐我人兮惠  
斯土神庶聽兮小子祝極天罔墜兮人各有秉彛明既躬  
踐兮幽不我迪

祭朴大庵文

嗚呼哀哉同人不幸喪我賢友雅古之容不復左右敦實  
之行不復觀取峻厲之論不復諮印既失知心誰與携手  
我觀此世似公幾有剛方正直公所天授性此而守無往  
屈操孝友忠信公所躬厚德此而推行少過咎孰不好善  
公不啻口孰不惡惡公不少苟好而尚之泰山北斗惡而  
遠之彼彘與狗思齊勇邁終鮮其偶內訟痛勵義利毫剖

心眼既高舉世塵垢官祿寧廢志安猷暫應除拜豈心  
卯酉歸來山野有分自守我知雖晚實喜同趣頃在亂離  
共入青阜寓沿碧澗徑穿翠峯巖畔松牖幾攄懷物秋溪  
網魚春園剪韭話雜今古一壺山酒有時慷慨世道昏黜  
或相勗勉君子抱負更期老境一山兩叟看書共几耕野  
作耦樂以忘憂等閑永久此計未諧勢又乖糾我轉流徙  
不常并白公猶深止向外囚首謂此時運未離陽九莫如  
藏踪以終壽耆累遣片牘問我來不請虛傍齋容我荆婦  
我擬早晚必比茅節那知舊約公自不蹂仁可勸乎天奈  
公壽茫茫我懷悲風颭颭哭不及時醉在襄後風昔分義  
掃如揮帚尚恃神昭享有盈缶嗚呼哀哉公之疾惡如真

斯嘔善與交目恐或相徂今也魂升能忍彼醜公嘗追憶  
每曰郭某公有不止郭有不朽地下從遊宜其永憫酌以  
詞慰庶幾歡受

祭徐樂齋文

某於是歲季春之月為過齋下而訪焉固隔歲阻戀之餘  
矣公欣然相迓談笑如平昔時我方向泗上又緣有忙勢  
不得為止宿之計公亦不敢強挽遂令為具喫飲之需以  
為淹時叙晤之資我又不敢決起從容開摠以慰藉之話  
間指點舊遊之地江畔松林曰病矣不復為昔時遊賞事  
因出其四體以示其枯瘠不能動作之狀我執其手撫其  
膚而慰之曰公之羸瘦公之本體也非若以肥為瘦者之

可虞也更加將攝得力以待風和日清寧不可復尋昔日  
勝事也公仍舉中庸首章之文略與之相和而罷臨別公  
作愀然色曰此後那得復見似為永別之語我遂緩辭以  
安之而起焉安知此別其果為永別也哉嗚呼公之稟資  
之偉受質之厚好善之誠志學之勤尚賢之篤愛友之切  
視古人亦不多讓矣公之知有真學非不夙也而俗學時  
尚方騫於心身之外公在父兄之下有不得自由者惟其  
好古慕真之志未嘗弛於顛沛之中矣中夜而却枕晨興  
而斂衽者何所思也蓋有在矣若其一載京師三年湖縣  
為親屈也為祿仕也非所以業宦也寇退南隍兵塵緩息  
歸來故山有先藥廬松依舊鬱竹添新綠栽花時藥園日

成趣山冠野服嘯詠其間聚書呼朋冠童成行討論講磨  
樂而忘倦者幾二十年矣此其公所得於心而號其齋  
者也除名雖屢身疾未復林泉之分蓋其素定也某亦老  
且病矣旅遊無定曾不得源源相訪相訪之日又不得連  
日同處然其不見而思既見而喜公與我同其情矣嗚呼  
今其已矣恂恂古貌惓惓忠言不可得而復見不可得而  
復聞矣多少情懷豈一爵短觚之能盡我不昧有靈庶幾  
歆顧嗚呼哀哉

祭朴純伯遂一文

嗚呼生而相愛者情也死而不忘者思也情隨人而淺深  
思隨情而短長思不期長而自不能不長者其情深也情

不期深而自不得不深者其人重也昔我有純伯情雖欲  
不深其可能乎今我失純伯思雖欲不長其可得乎嗚呼  
純伯為人復可得耶世有純伯而世之知純伯者曾鮮焉  
人品高而形貌卑則不識其人品之高而惟形貌是見者  
以為卑焉敏於行而訥於言則不知其制行之貴而惟言  
訥是病者以為短焉篤於好善峻於疾惡而人疑於狹也  
富而好禮取與有節而人疑於畱也安身分義絕意名利  
故或病其拙也不立詭異惟務平常故或病其粗也不幸  
而埋沒塵埃不立一名俗夫視之為常人又不幸而遭罹  
厄會殞軀凶變好議者咎之為不智吁知德者固鮮而好  
德者尤鮮宜乎人之知純伯者既寡而好純伯者尤寡也

見其外而不見其內識其粗而不識其精則人不知純伯也無怪已有善者能好人之善己之正者能愛人之正則其於純伯心好之誠愛之者能幾人乎知之鮮好之寡而在純伯又何為損哉噫以吾觀之純伯之所不可及者其可悉舉乎身若不勝衣而其自立之正也有不可移者焉氣若不出口而其自守之貞也有不可棄者焉病不離身而造詣之志猶不已焉困不可持而堅修之操自不變焉雖在顛沛急遽之間其自持之也不失其常度雖值逆境悻機之來其酬應之也不亂其序次人之邪正能察於心術之微事之成敗能決於舉措之地善無微而不取才無細而不惜寬裕之中有箇規模剛毅之用必尚和平心無

偏繫而無物不用其誠情不泥着而無事不循其理此雖稟賦之高而其亦就於學問之積者然也家庭之承師友之得蓋有所自來矣某無狀末路孤立得吾純伯而為可恃焉其相知也不于外而于內其相許也不于跡而于心平生之情既不得不深則今日之思其何得不長乎嗚呼純伯之亾已再期矣再暮之中已往之歲月既無日不思及於純伯則此後歲月當何日而已乎思純伯之顏容思純伯之言語思純伯之性情思純伯之德行與夫相對商確之論相從歡洽之事稠中沉論之語兩人密砭之辭昭昭乎心目洋洋乎盈耳而有不得忘者焉曷為而然哉非我偏私於純伯使我而不能忘者惟純伯之德爾而余冠

氛少靜几遙得返于故山鄙蹤亦來寓於月波之上此亦  
曾與純伯約以同遊地也有其約而無其人我獨日彷徨  
於水石之間其又何以為懷乎敢泐薄奠而來奠少伸永  
思而致告嗚呼哀哉

祭外舅鄭公改葬文

義之既合不以顏未承而情有所隔情之既致不以所從  
亡而誠有所二茲見地下之樞寧已荒辭之侑念昔賤甥  
之來奠鴈乃于沙月之舊宅其歲則己卯蓋去舅亡之年  
已十有六惟時釐遣之主禮我寒岡先生實撰告于祖禰  
翌歲之春因吾事而赴洛又拜西川相公於定舍館之日  
既仰視兩先生之德範道儀知大家法訓實有自於兄弟

之宜繼又累承兩先生之言及得在世一二之行實心誠  
感而慕尚豈但以姻分而例仰嗟賤婦歸非德門不克終  
孝來七歲而遽夭只有一女而僅保育今已就嫁於密城  
之朴又既產女而綴言語產男而方孩笑其母日夜之禱  
廢外門焉克肖惟其有兩相公之至誠厚德床褥中姑氏  
襁褓下兒孫經涉亂離尚至今其全活况立胤而置子引  
無嗣於有嗣不幸而西川相公遽捐親黨於頃歲失依之  
痛固亦深於傍裔幸而我寒岡先生享遐福於神相係百  
口之共仰而今移奉之此舉實亦隆愛之遠慮其始自今  
體魄安寧於永歆薦一爵而敷告敢庶幾於慈顧

祭高杜谷應陟文



繡句驚人錦章動世衆莫不歎其文之斐畫閱千簡夜誦  
萬語士莫不服其學之亶然而文之斐巧作者可述學之  
亶老師則亦能若余之敬慕而不已者異乎人之所稱朴  
素乃性真俗不可以移易夷曠其胸中物無得以滯樹不  
喜世習之浮華甚病末路之險隘獨將聖賢之經傳咀嚙  
出無窮之味固非妖邪之所惑曷為威武之能畏不以笑  
侮而自沮不以困窮而為病不因憂患而見撓不與課程  
而交競有或問及於進修答不出三綱八條之學有或事  
係於得喪言必稱進退消長之易聞人之過耳若不入見  
人之惡目若不接薄意之言未嘗出諸口忿厲之色未嘗  
形諸面人間曲折心不欲諳練事物萬變意何曾拘縶休

休于于進不喜退不戚送了一生方以此彼巧計工思要  
揣得人情物態而謀合者其孰不以公為迂矣雖然彼之  
所工公之所卑彼之所甘公之所不屑公豈以此而易彼嗚  
呼如今不可復見此風度余何得以禁淚陳簿奠而致哀  
仰昭歆之是冀

祭饒馬鄭君癸文

嗚呼君癸乃至於斯耶篤實之志堅苦之行敦厚之德懇  
惻之情硬直之論溫恭之容不可得以復見矣是果君之  
命數此焉止者耶抑緣吾黨之否運賢友當其災耶斯人  
也而遽至於斯天道固不可知也裁者培之而栽有不培  
順者祐之而順有不祐善者福之而善有不福仁者壽之

而仁有不壽是吉凶禍福之道今與古異耶若曰理有常有變則叔季之下得其常者常少而值其變者常多是常變之理亦失其常而常為變變為常者耶遂使之為善者不勸而為不善者增氣為仁者不力而為不仁者日肆為順者不勉而為不順者恒得其志若此不已畢竟三極之道其至於如何而為斯民者何所持而能為善去惡乎然則今日之痛豈徒為一友之凶哉天地老矣意者蓋有外天地而美造化之權者別自有吉凶禍福之道反於常而非天地之所知者耶嗚呼君燮已作故而吾徒益索然矣如我老病者精力耗矣昏衰甚矣扶持收拾之助其有望於君燮者方且遠矣今焉已矣今日之痛亦豈但哭友之

常情而已哉君常以同處之不能常為恨欲以為永久相從之計則買地於洛江之濱構一茅齋數間必與吾不知巖齋相對片舟往來不相離遠者其志也而天不假年今亦已矣此豈不為幽明之俱憾者乎追思至此豈容為心某將以明日行向故山此日無涯之情其可以一文可悉耶死者知其必自會於冥中之明矣聊將一酌略叙告別嗚呼哀哉

祭崔真寶山立文

嗚呼哀哉公其止矣我何不偏悼哉當此喪亂之餘故舊之存者無幾雖或存焉同入老境同住近閭者尤無幾自我來泊于月波之上踽踽小相知矣幸公歸自真城來居

於海平之古里則其相距也不崇朝而至矣縱不能往來  
頻煩或欲相見則輒就焉嗚呼今不可得矣自今以後得  
酒誰與醉欲歌誰與唱公之過月波之路若不臨顧而躬  
訪則每必招我而出晤矣今其復得耶我之過烏他之路  
若不造門而相笑則亦必請出而郊話之矣後復有是耶  
江村同住之約已歸虛矣苔磯共釣之期亦云絕矣白髮  
孤蹤益從此而落莫矣嗚呼公有三長皆非吾所可及矣  
持已也廉嗜利者知愧責人也明無義者多憚自立也剛  
既不屈附於權勢又不撓惑於妖誕此豈末路中易得底  
風力哉此則公之獨醒於衆醉中者也公常愛酒故人謂  
公長醉而吾則曰有不醉之大者鮮如公也嗚呼今其亡

矣鄉曲之間向之愧者喜憚者賀吾安得不悲公之亡也  
哉惟茲一酌所傾者情嗚呼哀哉

祭宗兄元舉天翰文

是萬曆庚子乃兄亡之二年茲弟某以季秋辛丑朔中旬  
之九日巳未借具酒果於宗姪乃範謹奠于几筵之下嗚  
呼弟將何辭而可以伸此懷可以慰兄靈哉欲為兄道兄  
之平生則只有以增激乎五十年積畜之憤鬱非可以慰  
吾兄者也往事亡羊說之何益嗚呼晚寓蒙村因以自號  
以寓沉寘畢世之意又卜卧川亦以為號以寓長卧終身  
之意蓋兄身經百艱千險閱世變已悉反而求之知可保  
可安之道在是故也安知造物者又從而崇之卧川一疾

終符不起之識蒙村之誦曾兆窳窳之真哉嗚呼兄嘗阨  
是世矣卑是俗矣於今謝是世捐是俗浩浩然悠悠然歸  
大化之茫茫則兄之早世非不幸也乃幸也世路之危險  
比兄在世之日則今尤甚矣嗚呼以弟迂拙偏被兄相愛  
那知押屋字長篇乃是永訣之詞每披而讀之淚不覺其  
自下也嗚呼一酌之奠萬懷所將靈其領之

祭盧甥景任文

嗚呼理固有不可知者矣在尊為芝蘭而或有易敗在木  
為松栢而其有易折者何也至於吉人君子之不得其壽  
不為怪乎物之美者人之善者宜受天之祐也而自古及  
今不見祐於天者亦多矣則福善禍淫之道有未可信耶

吾於吾甥乎益悲焉君有和秀之氣厚重之質寬弘之器  
矣而其發也為慈祥之情平順之行堅貞之守故其持身  
待人居家在邦者一出於悃愾而無滄飾則雖謂之言忠  
信行篤敬庶乎其可也不能無過而過也人皆見之信乎  
君子之過也不能無短而不自掩蓋其短是乃長者之短  
也視其日用常行之迹似未有異於人者而察其規模氣  
象實有恒人之所不可及者焉然則君之於德可謂得之  
厚矣既厚其德而乃嗇其壽者果不是不可知之理耶嗚  
呼萬事舉不足言矣九十歲之鶴髮在堂而忍先焉垂髫  
之兩兒在膝下而忍置焉以君之孝心莫終其孝以君之  
慈情莫遂其慈則君誠忍於此乎天之於君其薄之也乃

至此乎不可忍而忍焉非可薄而薄焉君之於此不為寬乎嗚呼君營慕魯村之新卜與我不知巖之齋相望矣君構洛江岸之小亭與吾元堂之寓相對矣老境相從之便同樂之計君未嘗不與我相期焉今也君何遽棄捐而不顧乎自此以後我處不知巖之齋其何以為心於慕魯村之入吾目乎我在元堂之松壇又何能為情於洛岸亭之對我座乎嗚呼君其就窆矣善人其入地矣吾平昔所望於君者其固止於此乎已矣已矣此痛吾其可以言之得盡乎哉臨壙一酌其可以伸吾情乎嗚呼哀哉尚其歆聽

又祭盧甥小祥文

嗚呼吾甥之亡已周歲矣吾非不知死生有命可以理遣

而痛猶不能自已欲遣而不得遣者豈不以吾甥善不見祐德不克壽為永惜也哉尤所不可忍者今有九十歲之親在堂殆尚不知君之亡焉在傍之子孫共設權辭每以君久病未愈為告則當初似以為信然及夫日月既積時累經矣而形影漠然則始為之致怪生疑慮有所不以實告而無從詰焉以至沉思鬱抑垂淚悲傷者數矣此豈可以忍見哉君其知也耶不知也耶君在平昔暨離親傍則不得安其寢食故或因仕宦有時遠離未嘗有曠歲不還者矣今胡忍經過一年而能自隔斷乎嗚呼世道日變危機百出則安知早捐是世者終非不幸而支離在世者反歸真不幸也哉然而痛不能已者特吾一家愛重之情也

已嗚呼老舅有是言而君能聞乎有是酌而君能飲乎言  
豈盡懷酌豈盡情哀哉哀哉尚或有以聽之歆之

祭盧姊文

同我分形並焉有八殤折二稚長成即六五姊一弟獲有  
家室姊齡廿三即弟生年弟生最末姊降最先弟仰次母  
姊篤垂憐弟在孤露庭訓無傳姊歸宿儒學永鄉賢身往  
後受以開蒙昏姊念眠食晨夕撫存弟永思血緣此益敦  
諸姊散居聚觀有時各牽家拘鮮逢多離一姊先歿聚必  
相悲及我慈喪四姊同哭既經亂離三痛零落惟姊與弟  
在世傷怛姊年近百弟逾七十姊見弟老每與嗟咄弟喜  
姊寧精神不錯謂享百歲私心有恃未滿四春數胡止此

數不可逞情愈罔已嗚呼我姊婦德之備溫柔慈惠貞靜  
和易孝木出表恩徧諸妹作人繼母已出均愛身有三男  
性皆良順學知義方人謂佳胤不幸逢亂長歿非命季子  
秀拔可揚餘慶養續專城何止溫清惜不終孝遽輟榮養  
恐傷慈懷不聞以喪八載無影望斷倚門今日冥中相遇  
何言嗚呼我姊性氣從容百年人事一德始終語涉妨人  
口未嘗出事或違情身未嘗屑積善豈慶天有可必仲子  
慎終白首饋粥內外衰經填咽喪側嗚呼我姊弟今永訣  
酌以伸哀庶幾歆格

祭從弟德優顯道文

哀我德優永棄門親柩車一發曷時還臻老淚莫收薄奠

替裡我聞新北祖塋是遵聊述傳聞用開言陞惟吾姓鄉  
邑名曰仁名必以實豈無所曰山秀列嶽水明長津聚精  
儲淑產多席珍稟維良善性受天真文獻無徵莫攷先民  
計所及知方日再旬爵至大匡三重國賓是我遠祖家積  
隆溥事業無稽德行何詢代作碩胤必為名賢家而孝子  
國焉純臣四川府君五世流恩自其以下宗派分新高曾  
抵祖托住星闈星亦吾鄉世有連姻迨我先考挈眷迴輪  
重修舊基玉山南岷叔考留彼仍守井畛居始不同往來  
尚頻我生仁居歲則甲寅君後我年即癸亥春相距九歲  
追隨魚鱗或閭或山句讀昏晨叔考在世我時執巾顧我  
丁寧訓在耳濱吁我門衰家且寒貧族殘內外孰為睦嫻

汝恤汝弟保若蔭唇聞命以來一生銘神嗟我自困山野  
沉淪收翅歛翼慶鹿常隣情雖私切世又難屯同在老境  
積善備辛無望外至飽飫風烟或相接膝話做閭閻我無  
男嗣君疊庭珉出其次兒補我首倫兒已發身嘗接班塵  
他日歸來擬共壽茵那料辭世君促其辰前歲之冬來慰  
我呻說古談今信宿據陳迨其別還何以相申各擬衰病  
來往環循豈知是別訣以空窰今聞即遠筆舌諄諄一爵  
代酌積哀斯伸

祭李叅議茂伯文

惟公持心平順守己端雅接人溫恭莅官廉潔此豈但天  
資之羨蓋亦自養之有素焉公嘗從事於岡門久矣其所

薰陶漸染心悅自得老夫豈少哉古人之稱吉人者有曰  
愷悌君子有曰溫其如玉以余所見公乃其人也某所以  
相愛者自不得不深也今焉失之毫釐在世者復誰與開  
懷也若其公之平日履歷之顯人望之重何足為公道哉  
嗚呼哀哉聞訃不得奔哭臨窆又不能墳訣此日遙痛其  
可勝耶已亡者雖亡未亡者猶存惟祈特垂冥應庶歆菲  
奠

祭朴而中有文

嗚呼哀哉復何言哉若說君一生險釁之迹則君必不欲  
更聞我不忍說也歎言吾今日痛惜之情則君如有知當  
自知之我不必言也人生於世厄窮者何限夭短者亦何  
限而君乃兼之一何偏也君有並嫡孽三兒天或終不絕  
於君則其果能成長而嗣續之耶亦未可知也老而病矣  
不得躬送于穴傍聊憑薄奠遣告此語嗚呼哀哉

祭從姪奉一文

嗚呼哀哉豈料汝命但此而止乎固知汝受氣之不足而  
質猶似近乎精剛恃此為可以或得其中壽今焉遽夭為  
質精剛亦不可恃耶人謂瘧疫晚行之危不繫於亢氣之  
壯弱此果其然者耶嗚呼哀哉吾門衰薄族類甚鮮我既  
無子而姪亦只有汝兄弟汝弟來子於我則為姪成人者  
汝一人而已吾實視汝無間於汝弟汝之視余亦何異汝  
弟之依我今焉失汝豈但汝父親之失子我亦失一子矣



其痛豈啻若他人之為叔姪者乎嗚呼哀哉余嘗愛汝似  
乎拙矣而所不為者浮雜之習似乎躁矣而所甚疾者廢  
悖之行似乎弱矣而尚能守其精剛之操此豈易得之人  
品哉常望汝能與汝弟相補所短相取所長庶有以事我  
而父扶我家勢今焉失汝汝父之盍誰任其幹余亦誰可  
依恃汝弟亦何從而受友愛之宜乎如是則今日一家之  
勸其不倍於常情乎嗚呼哀哉汝死而不得撫哭汝室而  
不得哭壙汝雖知我之老病在我之勸其不為益深乎將  
此一爵聊洩積哀靈惟饗之

祭柳持平 祔文

嗚呼人之以善名世者亦豈少哉然或有善而禮不如

表者言善而行不如言者此其所以雖得名譽於一時而  
心悅誠服者鮮也若公之為善也則表裡如一言行相符  
蓋其受訓於家庭者積矣而德性上用功者深矣其見未  
到而行未盡者容或有之何嘗有見已到而行不自盡者  
乎所以親族愛之戴之鄉黨悅之敬之朋僚莫不信之重  
之者也設天假其齡則其有以扶世教者如何也而今遽  
失焉豈但吾徒之孤索我舉一世之人俱失其善人焉此  
老耄懷之悲痛也自不得已也瘞病甚矣不克哭訣於壙下  
茲遣薄奠莫何可以伸此抱也只冀不亾者庶有以敬鑑

收瘞白骨文

嗚呼天地之生斯民也始何心也而又為之降此酷亂使

斯民之生者不得生其生而至棄于溝壑暴白骨於沙礫  
林莽之間者抑何心也欲將是意訟之于天地而天地茫  
茫則為此時天地之人者嗚咽而已嗚呼今此白骨其何  
姓之族也其何鄉何里之人也其殞於鋒鏑者耶其顛於  
凍餓者耶或于鋒鏑或于凍餓而同是亂中之死也其某  
姓某鄉某里之人而皆與同胞之民也我未知其生也積  
善耶積惡耶其或無積善無積惡而例生於衆生之中者  
耶嗚呼不論其積善與積惡而其死也誠寃矣哉天地無  
言我何言哉我與爾乃是同胞也而既一年假眠假食于  
此迨使爾骨不得其藏者實我生人之愧也茲與同志者  
又而藏之於向陽之麓也爾靈其安之謹告



